

# 鬥爭

第七期  
報關機盟同義主產共國中  
版出日五十月七年六三九一  
分一價售份每

## 論國民黨的統一與抗日

驅逐月餘的內戰危機，因南京方面的金錢收買成功而消滅了。兩廣的屈服，對於中國的內政外交，不能不發生相當的影響。一切革命者對於這問題，必須有明確的認識，絕不能不認國民黨的宣傳所欺騙。

現在不僅南京政府的自覺的走狗們，就是一般「誠厚天真」的人們，也都在奔走相告：「國家統一了，蔣介石要抗日了。其實這是激頭撒尾的欺騙和幻想！」

陳濟棠的出走，西南兩機關的廢除，就「國家統一」了嗎？這問題恐怕連蔣介石自己都不敢肯定答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統一，是中央政府對政治、軍事、財政上有絕對統一的指導，民族絕對獨立，領土絕對完整，根本廢除由內外方關係造成的勢力範圍而形成完整的國內市場。這才可能稱為統一。南京收買廣東軍閥的成功，不過是蔣介石兼併了廣東而已。廣東以外，號稱屬於南京系統的川、湘、黔、滇，在軍事、政治與財政上，不仍是各自為政嗎？久已失去的東北不必說，就是冀察實際上不等於自治嗎？晉魯等省，難道能受南京的指揮嗎？如此而宣傳國家已「統一」，這完全是無恥的欺騙！

中國無產階級是要求國家統一的；但同時我們知道中國的統一，決不是資產階級所能辦到的，不管牠主觀上怎樣地需要統一。因為統一，必須先根本排除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並徹底消滅落後性的地方關係，而中國資產階級的生命，却正寄托在兩者身上；牠不能不依賴帝國主義，又不能不與封建殘遺性的地方落後關係相妥協。所以要求達到統一，非靠無產階級領導了貧農及一切勞苦大眾，實行最徹底的反帝與爭土地的革命不為功。而這一革命

當然又是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但南京的兼併廣東，雖然於民族國家沒有什麼意義，難道對國民黨資產階級自身，也沒有絲毫影響嗎？影響是有的：

第一：由胡漢民之死到西南兩機關的撤消，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失去了西南有力的敵人。這將加快蔣介石獨裁的完成；

第二：南京壓榨民衆的地盤擴大到了廣東以後，一方面可擴大江浙財閥的勢力，另一方面可使那因華北失去而發生的南京財政的恐慌，相當得到補償；

第三：南京財政勢力的擴大，亦即英帝國主義的相當勝利（牠是南京貨幣制度的支持者）。加以粵港地理的關係，在將來南京與英帝國主義的關係將更形密切。

這便是南京兼併廣東的可能後果。

對於日本的態度，將有怎樣變改呢？許多南京政府之自覺的與非自覺的志士們，都說：這無論如何總加大了南京抗日的力量。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仍是詭言！

因為蔣氏獨裁之進一步的完成，只能增加他壓迫民衆的組織力量，消滅民衆對於日的反抗；南京財政恐慌之相當補救，只能增加其對日「容忍」的能力。因為南京政府對日的根本態度，只是得過且過，只要日本繼續牠生存的時候，牠決不會起來作「最後犧牲」。現在財政的危機既能相當緩和，則「和平的希望」更可加大了。至於對英國的密切勾結，牠是希望利用英日衝突來保存牠自己的地位，其實英帝國主義是不能（至少在目前）與日本進行實力的衝突的。因此，蔣介石兼併廣東後，我們所能期待的只是對民衆更慘酷的壓迫，及對日本更無恥的投降罷了。

這一切什麼救國抗日口號的欺騙性，不用我們指出，已被蔣介石自己的演說所揭破了。他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公開地確定他對日容忍的最低限度道：

「假使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其次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

人家儘可在事實上奪去我們的領土，只叫不在形式上奪去我們承認，這都不算損害

## 我們對「聯合戰線」問題意見的總括

（我們對本問題的意見已見本刊各期，為便讀者研究，特總括之為下幾點——編者）

（一）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聯合戰線是無產階級各黨派為對付階級敵人，在共同綱領下的平等的政治結合（如一九三二年前後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建立聯合戰線以抵抗並進攻希特勒的法西斯等）。因為階級利害相同，故無產階級各黨派間有成立此種政治同盟的可能。至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黨派之間，因為階級利害的時時刻刻的根本衝突，故不能建立聯合戰線。至對小資產階級，則只有無產階級政黨出堅定的有利於他們的政綱來吸引並領導他們，故雙方結合的形式又不同，此點本文不談。

（二）中國資產階級的某部分偶有與無產階級利害一致之時，現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問題上即是如此。但這種一致是極其表面的，比較起兩個階級的根本衝突來是微弱得不足道的。這時，如果資產階級在事實上表現得有反抗帝國主義的行動（如一二八的淞滬抗日之戰等），無產階級政黨可以而且應該與他共同行動，以打擊共同的敵人。但這只能是革命過程中插話式的事務性的「共同行動」，而決不能成為較長時期的根據共同政綱的「聯合戰線」；因為兩階級的利害根本衝突，在某一同行動完結後，甚而在這一行動還未完結時，兩下就要分裂的。

（三）無論是在無產階級黨派間建立較長期的政治性的聯合戰線，或是與資產階級黨派建立暫時的事務性的共同行動，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任何時何地都不能離開自己的階級立場。詳細言之，這就是說：要堅持自己階級旗幟的絕對顯明，自己政綱與組織的絕對獨立，對於同盟者或同路者的批評之絕對自由。保持這種絕對顯明、獨立與自由的目的，在於使工農

領土主權，都是可以容忍的；同時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之前被奪去的東北與冀東都可一筆勾銷，今後只要不在形式上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也都是可以容忍的！蔣介石這樣地規定了他的「最低限度」，不己完全表示出他已有除日到底的決心了嗎？民衆們！我們對這樣漢奸，已不能存什麼希望，我們應該堅信：唯一的救國之道，只有靠工農勞苦大眾的聯合力量，直接推翻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事，這才能完成國家的真正統一與保障抗日的徹底勝利！

迫下，國內的階級鬥爭會消滅，因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聯合一致抗日的可能。現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政綱與成立宣言，也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其實，國內的階級鬥爭不但會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消滅，也不會滅絕，反而會更尖銳。這已不僅是「托洛斯基派」的理論而是事實屢屢證明過的真理了。中國民族資本家因日本走私而會加緊其對於工人的壓迫以抵低其商品的價格；蔣介石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因怕民衆勢力在反日情緒下長大起來而會加緊其軍事統治；大資本家因無好出路而會更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圖維持其買辦地位；中日經濟協會。到將來反日民衆壓制不住，突破國民黨的軍事壓迫而起來時，這要危脅到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生命，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會向中國資產階級讓步，而資產階級會倒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去而給民衆以屠殺。

（四）由上可知，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危脅到民族生存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決不會反對並且還要堅決領導國內各黨派共同抗日，因為完成民族革命是革命政黨的一種責任，而抗日在目前又是革命的重要責任。但牠絕不因此而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有幻想，或遮掩其反動性，並隨時警告民衆不要有這種幻想，所以牠所反對的只是自命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為了抗日而放棄自己的階級旗幟，在愛國口號下混亂工農大眾的階級意識，使與資產階級的意識黑白不分；牠所反對的只是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黨派想要工農勞苦大眾放棄他們的階級認識，而與資產階級的漢奸們（蔣介石、白崇禧、李宗仁、陳銘樞等）不分黑白共同愛國。因為如果照牠們這種「聯合戰線」的路線走下去，就是在羣衆中替民衆劃了手們散佈幻想，叫民衆相信他們是愛國的，革命的；這恰是一九二五年前後國共合作的道路，其結果不可免的要使民衆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殺，而抗日的民族革命也必然要被中途斷送。

因為我們反對這種背叛工農亦即背叛民族大眾利益的「聯合戰線」政策，有人就說我們是反對民族聯合抗日，這不是故意誣蔑，就是對於我們的意見認識不清。

（五）史大林主義者的不分階級的聯合戰線政綱的理論基礎，是認為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國內的階級鬥爭會消滅，因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聯合一致抗日的可能。現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政綱與成立宣言，也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其實，國內的階級鬥爭不但會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消滅，也不會滅絕，反而會更尖銳。這已不僅是「托洛斯基派」的理論而是事實屢屢證明過的真理了。中國民族資本家因日本走私而會加緊其對於工人的壓迫以抵低其商品的價格；蔣介石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因怕民衆勢力在反日情緒下長大起來而會加緊其軍事統治；大資本家因無好出路而會更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圖維持其買辦地位；中日經濟協會。到將來反日民衆壓制不住，突破國民黨的軍事壓迫而起來時，這要危脅到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生命，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會向中國資產階級讓步，而資產階級會倒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去而給民衆以屠殺。

（六）史大林主義者認為聯合戰線政策是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來完成民族革命的階段。至推翻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以後，中國共產黨可以像拋棄了上次的革命那樣拋棄了蔣介石。史大林在現任中國軍事失敗時說的「事實上，在現在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權都操在資產階級的手裏，在資產階級意識統治着這社會時，只有資產階級能以手段利用工農民衆，而工農民衆決不能利用除謀計利用資產階級。上次的革命的教訓是：在工農還未掌握資產階級的一滴「權權」時，資產階級已反把工農大眾當作騎用過的牛馬來宰殺了。

有人問：難道民衆會像馴羊般的被資產階級利用嗎？（在哈林會議這樣問題答案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各階級各黨派間的聯合戰線，如果成立，必然要受資產階級的指揮，這樣，有什麼保障敢確定民衆不被利用呢？要想保障民衆實上不被利用和壓迫，惟一的道路是提高他們階級的認識，團結他們的階級鬥爭力量，叫他們時刻提防敵對階級，而這樣也只能相當的保障。但現在史大林黨的聯合戰線新政策，是要從根本上模糊他們的階級意識，分散他們的階級力量！這不是教導民衆去被資產階級利用和屠殺嗎？

（七）主張不分階級「聯合戰線」者的事實理由是「抗日第一」。在目前「抗日第一」是無問題的；問題是這樣的抗日之效？如果上述各理由可知，無產階級與「國民黨、藍衣社、國家主義派、社會民主黨、生產業黨、以及各軍政長官、各名流政治家」的「聯合戰線」如果實現，不但不能抗日，反會破壞民衆抗日運動，而使工農被屠殺。所以中國民族抗日運動的惟一道路，是工農勞苦大眾自己結合起來，打到帝國主義代理人國民黨，同時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此外別無道路。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



# 法國何處去？

## 法西斯還是革命？

法國的現狀已明顯地表示出這國家的決定的轉變已趨於臨到眼前了。雖然掌政權的是「社會主義」的政府，但罷工的宏大潮流掃蕩了全國，並把最落後的無產階級部分，例如農業勞動者，却吸引進來。法國資本主義的危機益加重了。法西斯黨正預備去取得政權。轉變的結果將決定法國與全歐洲今後許多年的命運。法西斯黨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呢？歷史已提出了這兩條道路供人選擇。

在最近的國會選舉中，法國無產階級與許多小資產階級都投人民陣線各黨的票，使社會黨領袖白倫的新「左派」政府得以成立。民衆的投票，尤其是較先進工人之投票，表明他們希望為目前的危機找出一條革命的出路。但白倫政府則表示他無意於革命。像樊迪文、謝德曼、麥克唐納等的「社會主義」政府那樣，白倫政府之走上政權為的是要保護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以抵抗他的敵人——因恐慌而絕望的工人農民之革命的進攻。

白倫在選舉後的第一次公開宣言中，即「提議」讓人民陣線的民衆大會道：「國家並未把政權交給社會黨而只交給人民陣線。因此我們的政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上的。我們的任務在於從這個社會政制中抽出那仍能保護幸福與公平的一切東西而利用之」。由此可知，當資本主義的恐慌與破敗已使改良成為不可能的時代，當工人們為改善生活而要以革命行動推翻資本主義的時代，白倫仍企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實行「改良」。

在現狀下，白倫政府之實行劇烈改良（這改良必須是劇烈的）的企圖，只能加重恐慌的程度。改良將變成明顯的欺騙；工人將要一步一步被騙上革命的行動。法西斯將動員全力以反抗革命的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國家警察的棍棒將受這「社會主義」政府的指揮而落到工人的頭上。白倫不是聲明過他要絕對制止「無政府狀態」嗎？新政府已以法律手續批准了四十小時工作週制，假期工資照付，工人有經過工會與雇主交涉「集體協定」的權利——但這都是在工人已經以偉大的普遍全國的罷工取得了這些條件的勝利並增加了工資以後才批准的。

在資本主義的嚴重恐慌下增加工資的門

是無窮的——這已被最近事實表示得非當顯明。法國工人以罷工手段所得得增加工資的勝利已經被物價的增加所取消了。如果白倫政府被迫而不得不降低物價，那麼物價將更增加而工人將處到更惡劣的地位。據最近消息，全國勞工聯合會（法國勢力最大的工人團體，與各黨無組織關係）曾反對「零售物價的無理增加」，牠指斥這是資本家的陰謀，並要求用緊急立法去制止這種「足以分裂工人，增加不滿並摧毀政府的社會政綱」的行為。

勞工聯合會在這裏所表示的意思真夠明顯了，牠害怕工人「分裂」——換句話說，就是害怕大部分工人反對改良主義者的領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牠害怕「不滿」，這就是說，害怕民衆不再滿足於沒落的資本主義所賜給的奴隸生活。最後，牠還害怕政府的社會政綱將被破壞——換句話說，就是害怕白倫的挽救法國資本主義的計劃將要失敗。表示這種害怕的是什麼人呢？是工聯會的官僚，「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改良主義領袖。

新政府的政綱之要點是什麼呢？對內政策是：（一）解除法西斯各團體的武裝并解散其組織；（二）軍事工業收歸國有；（三）法蘭西銀行收歸國有並保障「金佛郎」；（四）廢除法西斯內閣的緊急法令；（五）實行公共工程的擴充計劃以吸收失業產者；（六）徵收富人稅；（七）提高學業畢業年限。外交政策方面，包含加強國際聯盟；與英帝國主義密切合作；自動斥責「侵略」國並自動地普遍地制裁侵略國；裁軍與「集體安全」；保持法蘇同盟。至於法帝國主義在非洲、亞洲與近東的奴隸殖民地應該怎樣，則一字未提。他們是不願給殖民地民衆以自由的。

我們現在無時間來分析白倫的政綱。美國羅斯福政府的政綱之作用在於使美國資本主義渡過目前的危機，白倫政府的政綱絲毫不比羅斯福的政綱「左」，客觀說來，牠的目的在於救濟法國資本主義，使平安渡過現在的危機，並分散延緩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預備在必要時使法西斯團體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決定的戰爭已不遠了，這戰爭要決定：或者法國將沿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而走上新的更高的階段，或者將屈服於法西斯主義的野蠻統治。

因此，我們來分析一下白倫政府成立後法西斯主義與工人階級的特殊地位。法西斯團體（最重要者是火十字團，牠是一個退伍軍人的團體，有幾十萬黨員與同情者，並且大部分是武裝的）是由法國資本主義的嚴重恐慌中產生出來的，恰像國家社會黨是由戰後德國的恐慌情形中產生出來的一樣。牠們建基於失望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層上並從而取得牠們的力量，牠們組織了這階級的政治的不滿，及對資產階級的議會政府所表示的厭惡，而同時法西斯團體的猛烈發展是在一九三三年斯塔羅斯基的賄賂案把整個政府的腐敗都澈底揭露了以後。法西斯團體現在還在發展，但法國工人已由過去去意、德、奧的無產階級的遭遇而知道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因而都下了決心反對牠們。

大體說來，法國工人是處在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史大林主義統治着的共產黨與急進社會黨所組成的所謂人民陣線的政治領導之下的。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官僚們是同樣地不願以革命手段解決法國的問題的。這並不是最後的恐懼；形勢還未成為革命的，他們這樣說着，好像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企圖，須由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每一恐慌是否最後恐慌來決定似的。依照這個保守的並用以掩護官僚們的政治胆怯的公式看來，他們是把他們的希望放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上的，他們希望一種無用的改良政策能起作用，他們信賴萊昂白倫的「左派」政府使牠去制止法西斯團體不來破壞工人階級的組織，並進而把恐慌的重擔都加到工人身上，因而使資產階級社會得到新的生命。

白倫政府已下令解散法西斯各團體。但僅以國會的命令是不夠的，然而白倫政府却並不預備採取別種有效的方法，因為他怕這樣要更加深了已極嚴重的恐慌。在法西斯團體一方面，火十字團則與白倫政府的命令開玩笑，而預備着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政黨」以取得合法地位（直到這時牠還未表示一定要取得合法地位），因為政府會負責任地說牠決不解散任何政黨而只解散軍事的與半軍事的組織。然而實際上這些從經濟恐慌中跳出，在警察與軍隊上層中有根基，並從金融資本家的組織取得大量供給之各種法西斯團體，只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決定鬥爭才能打碎，壓碎並掃除淨盡。這還不是極明顯的事情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都明白這一點，

但社會黨與史大林黨的議會主義的蠢才們則絲毫不懂。法西斯黨徒正在合法外衣的掩護下繼續向工人及其組織進攻。法國各處每天都有街道的衝突發生。法國無產階級已離棄史大林主義者的保守公式（這並非是最後恐慌；形勢還未成為革命的）。而離開或完全反抗他，以維持國內和平為一職志的保守領袖們，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那二百二十五萬以上人數的大罷工潮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工潮現在還在繼續着，其聲勢之浩大已把工人階級中的最落後層，無組織或組織散漫的分子，都吸引了進來。里昂地方罷工工人在在吸引了一個月以後，又起而佔領了三個罐頭工廠，宣佈他們要為他們自己與別種工業的工友們的利益而使用這些工廠。這不明顯地表明了工人革命情緒之日在增長嗎？這不顯然表示工人們都懂得資本主義已不能解決他們的困苦，而唯一出路是推翻剝削者而奪取政權嗎？

史大林主義者根本不懂得這些！官僚們所表示給工人們的是保守主義，動搖與抵抗。他們主張工人們對法西斯的屠殺不抵抗，因為，他們教訓我們，只有在革命形勢來到時才可以武裝工人。他們說：「我們已經命令過形勢還未到革命的時候。因此，工人不應該武裝」。如果那個社會主義的戰士或有階級意識的工人起來高喊着要工人武裝起來——他馬上就被攻擊說是「法西斯的挑撥者」！法西斯黨徒有手鎗小刀等武裝。火十字團的軍事組織有機關鎗、長鎗、大砲，其面還有飛機，並還有參謀部所承認了的儲藏的武器。而工人們，則除過由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鼓吹與指導而成立的極少數糾察隊以外，都是無有武器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領袖們從克蘭姆官得到命令只要保持現狀，他們是十萬分懼怕革命的，最不願意的是革命。因而他們盡力消滅群眾的革命情緒，而要把他們領導到改良主義的迷途上去。所以到現在，他們還憑着他們的走江湖的知識，宣布說：「形勢還未成為革命的」。史大林主義者對於工人抵抗法西斯進攻的態度由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國際通訊」上一個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這個紳士，名叫白里阿茲，在題作「人民陣線政綱將實現」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只有抱歉，社會黨的賽因大會上的某些戰士們已經浸沉到革命的幻想之中，如工人糾察隊佔據市廳，革命的社會主義政府，人民保衛隊，等等。這樣的做夢只會散佈驚慌，因而有利於財政資本的寡頭政治與法西斯，這對於保衛我們的麵包、自由與和平的迫切工作是不能推進一步的。」

這要我們清楚地讀到了史大林主義者背叛社會主義革命的文字。在這些叛徒們看來，組織工人糾察隊（人民保衛隊）以抵抗法西斯黨徒的攻擊並奪取政權，是假革命的幻想；建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府的主張是假夢。他們的眼光恰是社會民主黨平時對此問題的看法。這些「幻想」與「假夢」因為會散佈驚慌，所以要幫助資產階級與法西斯。但這是有問題的。在那個階級中散佈驚慌呢？在提議並實行這辦法的工人中間嗎？但工人看到他們自己的糾察隊，自己抵抗法西斯黨徒的武裝時，是決不會起驚慌的！他們也決不會因為有人提議目前必須建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府而驚慌逃避。那麼，誰會起驚慌呢？顯然只有資產階級。史大林主義者所最不高興的就是嚇跑他們在人民陣線中所結合的資產階級。一九二五——二七年在中國，他們拒絕組織蘇維埃，因為怕這樣嚇跑了國民黨內部的資產階級而脫離「反帝陣線」。但當國民黨反動屠殺時，中國無產階級則連一點自衛辦法都沒有，更不要說革命的反抗了，因為在禁止組織蘇維埃時，就不許武裝工人。於是中國革命失敗了。而現在在法國史大林主義者又重複他們的罪惡政策，即在死敵的面前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

史大林主義者並未正式參加白倫內閣，但是，再借用白里阿茲的話，他們却對牠表示了一種誠地、無保留地、不退縮地擁護。他們用這種好計，想等到白倫內閣給法西斯舖好了道路而被牠的資產階級主子不容氣地踢下政治舞台時，他們好在工人面前表示自己的清白。可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不能在實際參加政府與「忠誠地、無保留地、不退縮地擁護」這政府之間看出什麼真實的區別來。在革命的工人階級意見之迫脅下，史大林主義者將要成為白倫政府每個背叛行為的同犯。

史大林主義者自己解釋他們不參加政府的理由是「再引用白里阿茲的話」他們僅僅參加人民陣線的真正政府。白倫政府，因為史大林主義者的不參加，因為只有人民陣線三黨中的兩黨參加（史大林黨就是第三個），所以不是這真正政府。有誰能戰勝這樣的詭辯嗎？他們告訴我們說，只有這「真正政府」的規定條件，人民陣線的真正政府才有組成的可能。但這些特殊條件是什麼？是這樣：「……如資產階級







論救國陣線

批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宣言及政綱

最近我們看到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宣言及其初步政綱，牠的動機自然是好的，但其所規定的「新政策」却是矛盾百出的，含有極大的危險性。我們為了革命者的責任心所驅使，對於這個「新政策」一勿寧說是「新騙局」，不得不予以痛略的批評。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新政策」就是史大林黨的「新政策」，而史大林黨的新政策，又正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使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史大林理論的復活。這理論認為中國各階級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只有愈加團結。因之他以為「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領導中國革命。至於這一理論之是否正確，則上次中國革命遭受到慘酷的失敗，早已證明過了。但是，現在中國的史大林黨，却仍舊繼續着這一政策，而自由主義者卻仍舊繼續着這一政策，而自由主義者卻仍舊繼續着這一政策...

「救國聯合會」宣言上最主要同時是最滑稽的一點，就是要促成「各實力派的聯合」。牠的所謂「各實力派」當然是指國民黨（包括蔣介石不衝突的小軍閥）和中國的史大林黨，牠向國民保證自己「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且替國民黨保證「牠在軍事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只要中央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能夠重新負起民族革命的任務」他們總是擁護的。可是投降帝國主義屠殺民眾的資產階級代表蔣介石却明目張膽地以「我們不因為外患之嚴重而放棄內亂之平定」的威嚇，來容許「救國聯合會」再「純潔」沒有的...

由此，我們該明白了吧，資產階級國民黨自有其投降日本的階級立場，決不會因為我們的窮誠懇懇而變為「抗日」的。國民黨將介石之「不放棄內亂之平定」正是代表他的階級利益，正是在忠實地為帝國主義肅清一切更有利的侵略中國的道路。因此，我們主張真正救國陣線之形成不是像「救國會」所說的：「在橫的方面堅決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在縱的方面，誠意要求社會各階層分子的合作」。而是要那真能領導抗日戰爭的無產階級和城鄉廣大勞苦羣眾及小資產階級下層的合作，牠認清帝國主義之能長驅直入，是由於統治階級級國民黨之無恥投降，只有打倒賣國的漢奸國民黨，最低限度要一面發動抗日的戰爭一面打倒反動的賣國的國民黨，抗日戰爭的勝利才有充分的保證。

「救國陣線」根據牠的不正確的前提：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聯合，於是牠的所謂「初步政綱」就充分暴露其無用與反動。牠為了替開罪於國民黨，為要拉攏國民黨作「軍事上政治上的領導」，牠不懂不攻擊國民黨的賣國和對內的壓迫，反而替國民黨粉飾，並輕輕放過國民黨的罪惡，牠把國民黨幾年來的屠殺認為是不同意見的結果，而不是階級的階級鬥爭。牠希望一

切不同意見也都在「抗日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則之下統一起來，並且建立一個統一的救國政權。這希望固然很「純潔」，所可惜只是自由主義者的「希望」，決不能替代實際的階級鬥爭，試問國內各階級各黨各派，假使都對國民黨釋放了「前嫌」，這就是說，對國民黨解除了鬥爭的武裝，那末這樣的「救國政權」將何由產生？因為只有加緊反國民黨的階級鬥爭，才能打倒國民黨的政權，才能建立真正「救國政權」！

「救國聯合會」所提出的「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口號之下使士兵和勞工來出力，但這個「出力」只許限於「摧毀日本資本勢力的發展，解除民族工業所受日本資本的壓迫」。雖然牠也說到「改善民族資本體系下的勞工待遇，但不許在民族資本體系下以罷工手段反對非人的待遇和無理的壓迫」。

為反抗剝削而鬥爭！

工友們，起來！

日本走狗與帝國主義的領袖，使中國工業資本家受到損失，他們不敢對帝國主義抵抗，却轉來把損失的重擔，都放到工人們的雙肩上。為了要降低商品成本，為了要逃避生產過剩，他們更加緊壓榨工人，減少工資，增加工時，欠工資，無故開除工人種種新創方法，使工人在生活線以下掙扎的工人，無法忍受。近一月來，各地工人之紛紛罷工，罷工鬥爭，都是為要反抗這種剝削。鬥爭的結果雖然都稍微減輕了資本家已定的剝削，但資本家與國民黨結合着，却都部分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罷工，不但不打倒國民黨工人的目的，這事實即表示出，不但不打倒國民黨工人的目的，這事實即表示出，不但不打倒國民黨工人的目的，這事實即表示出...

上海三十三家絲廠工人

可是暗中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極力壓迫中國人民的國民黨比明顯的漢奸更甚，沒有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國民黨中就不會分化出這許多漢奸，國民黨是漢奸大本營，從牠對漢奸們的縱容而對抗日的民眾組織之極力壓迫就可明顯地看出。

無錫三萬餘絲廠工人同盟

無錫絲廠資本家為要吸盡工人的最後一滴血，宣布實行減工資並延長工時。工人們不但不接受，七月十二日同盟罷工，提出條件：(一)恢復標準工資五角七分，(二)每月發放工資，(三)按復工作時間六進六出，(四)恢復放工，(五)開始罷工時只有周瑞昌等十一人，(六)當日南區與西北區各廠工人三萬餘人一致罷工。

上海法租界鴻興襪廠規模甚大，壓榨工人汗血，年得盈餘二十萬。本年春間，突將工人工資一律減到七八折。全體工人不滿，由工會要求改善，問題日久不解決，不料七月初該廠資本家藉口須舉行工人登記又突然關廠。並與法帝國主義巡捕房勾結，派大批巡捕，拘捕工會理事陳萬一等四人。鴻興資本家這種殘酷壓迫的最低工資的條件，並乘機壓榨工人使以後不敢不忍受壓迫。四五百男女工人被逼迫到國民黨黨部去請願，要求資本家開工，他們希望國民黨能憐憫工人，其實原係資本家走狗，所以對付工人的請願辦法是一面對工人表示「依法解決」，而暗地裏却對工人表示「強硬」。因此資本家即提出更強硬的開工條件：(一)要開除工會理事數人；(二)要工人登記並加保，保證工人以後不反抗資本家。工人堅持一月之久，後終先屈服在這些條件下。國民黨叫工人先上工，關於被開除工會理事十一人的復工與改善待遇問題，應依法辦理，實際上這是一種欺騙，今後被開除工人已不能復工，待遇不但不能改善，還要更加惡劣了。資本家最害怕工人團結鞏固，害怕工人長期堅持。所以在鴻興男女工友團結得像一個人，並堅持了二十多日時，資本家就受不住關廠的損失，竟雇用流氓數千人強行男女工人入廠工作。且更改工人入廠後，由此看來，如果鴻興工人這天能多堅持幾日，他們是可以得到有利條件的。

中國革命問題(第三集)出版